

2008 青春卷

新概念

才气作文选

张怡微点评

纯爱之殇

萌芽编辑部选编

萌芽
MEYUWA SERIES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青春卷

新概念

才气作文选

张怡微点评

纯爱之殇

萌芽编辑部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纯爱之殇:青春卷/《萌芽》编辑部选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10
(2008 新概念才气作文选)
ISBN 978-7-02-006812-8

I. 纯… II. 萌… III. 作文-中学-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1007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特约策划 吴文娟
装帧设计 左 君

纯 爱 之 殇

Chun Ai Zhi Shang

《萌芽》编辑部 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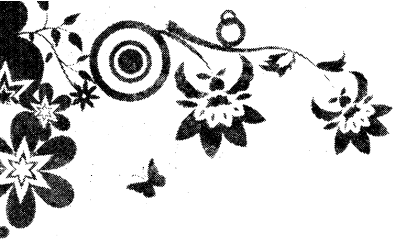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38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6812-8

定价 18.00 元



序 | 赵长天

新概念作文大赛不仅在青年学生中,而且在文学界和出版界建立了威信。这主要依据两点,一是由著名作家和名教授组成的评委会的权威,二是逐步健全比赛制度并严格按照制度执行以保证比赛的公正性。所以这项赛事发现了很多优秀作品和写作新秀。

但是,文章的好坏优劣实在没有严格的、严密的、绝对的标准,见仁见智的情况太多了。况且,每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都有好几万人参加,水准普遍较高。尽管没有舞弊,尽管初评和复评的专家都很认真,也还是可能有一些好文章被遗漏。每次比赛结束,我都会收到一些信,也在网上看到很多帖子,满是落选的孩子们表达的失望、遗憾以至愤懑。我完全理解这些孩子的心情。虽然我知道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但总还是想努力作一些弥补。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起因。

收入这套书的作品来自第十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落选作品,编选和点评由年轻作家和编辑者担任,是为了换一种选拔的眼光。当然,文学的标准总体上说并没有年轻年老的区分,但在不同的年龄段,审美取向可能有所差别。当然,还是有见仁见智的问题,还会有遗珠之憾。永远都会有遗珠之憾,能做的只是尽力弥补。但愿年轻的朋友们能理解“此事古难全”,但愿你们保持对文学写作的热情,也希望你们能喜欢这套书,毕竟,这是你们的同龄人编选的,应该能引起更多的共鸣吧。



目录 I

我们无处安放青春	陈茜缘 001
七幕剧	赵婕斯 007
纯爱之殇	刘 文 019
卡吉	陈 茜 031
那条路、那间屋和那些事	于 洋 042
角落里的蓝莲花	赵琛霖 052
两个人的旅程	秦 璇 058
夜来风急	刘宏斌 067
在云端思考	李 靖 076
中秋之月	鲍文炜 085
寻找赵箭	覃文刚 094
七涩	郑思旷 103
门	董泽西 112

I 目录



岁月深处的江流	胡姚雨	120
我们被刻录的青春年少	黄婷玮	128
南喃	郭洁莹	136
鱼之死	李 浩	143
林零绮生命中最长的暗恋	郭灵巧	152
游戏时代	朱玮劼	160
茶未殇	张润政	169
小姑	饶 俊	180

我们无处安放青春

陈茜缘

那些说不出口的话，那些没有讲出来的故事，就这样算了吧！

——写在前面

一直都很喜欢三浦友和山口百惠两位日本演员，也许只是一种对简单的喜爱吧！总觉得他们身上有那种少见的纯真。印象中的三浦友和似乎永远是《血疑》中光夫的样子，白色高领毛衣，浅色牛仔，蓝色外套，干净得仿佛是地平线上初升的红日。幸子是患了血癌的天真女子，纯洁美好。光夫为之深深动情，却发现她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光夫决定离开去北海道牧场，直到心情平复。幸子看光夫的信时，有一种幸福的笑容。大岛茂希望这种笑容可以一直留在幸子脸上，可他又怎会不知道，人的生命有时就像华丽的蛛丝，风一吹就断了。可是歌里说：只要和你在一起，心里充满对生的渴求。

初升高一，我对新讲《血疑》的时候，她正在进行一段因一个青团子而开始的恋爱。她问我幸子最后死了吧？我说是啊，日本人认为死是美，是艺术的极致。他们喜欢樱花，因为樱花的花期够短暂。生若夏花绚烂，死若秋叶静美。所以幸子的死，我想是一场对美的祭奠吧！或许也正如道家所言，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新说你很喜欢日本吗？我说我喜欢那种细腻干净而简洁的美丽。她指了指后面的那个男生，说他也喜欢日本的。我侧过身看了一眼，他的头发很短，面容干净，棱角分明，眉头微微皱起似



乎在做一道难度不小的数学题,那种投入,似乎是要把时间揉进那皱着的眉头。我问新他叫什么名字。L。班主任的课代表。

L。舌头卷起发出的音节,很微妙的感觉。记忆偶然回溯,也总记得那天窗外冷色调的蓝天,黑板上粉笔写着的课程表,以及L干净的脸认真的样子。在那一刻,他曾让我产生一种错觉,一种岁月停滞不前的错觉,安静、淡然。就像光夫在北海道空旷的草地上对大岛茂说的那样,时间在这里似乎停止了。

然而我知道,日子虽像一只蜗牛的缓慢爬行,却也终有一天会远离起点,空气中曾弥漫的栀子花香味终会在不知不觉中淡去,直至消逝在时间无涯的荒野中。新说学校为什么要扼制我们的七情六欲呢,我看到她流泪了。透明的液体顺着她的脸颊落下,缓慢、漫长。我说新你不要这样,一切都会好的。可我又何尝不知道,生活于我们而言,某种意义上便是文理分科,考试排名,循环反复无数次到我们终于麻木不仁,于是师长说,你们可以去挤独木桥了。可是我只能告诉她一切都会好的,因为看到从不落泪的她竟然哭了,我真的不忍心,我终于知道,在现实面前,其实谁都不坚强。

那天是高一期末考前的最后一天,开始陆续有人拿出同学录来填写,我想这一天终于还是到了,我抬头看看窗外,浮云慵懒地飘着,像极了王菲的声音——“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懂事之前情动以后长不过一天,留不住算不出流年。”我曾以为自己不会在乎分别,可眼中微微的酸涩终究骗不了自己。晚上,再也没有心思复习英语,坐在后面的错说他以后一定要娶个大款老婆,然后天天在家里

给她煮饭。他说这话的时候，俨然一个幸福小男人的样子。旁边的 L 说他要找个温柔的女子，每天早上一起去晨跑，然后 L 去工作她回家等他下班。我说 L 你这个狮子座其实一点没有王者风范。他说 C 你挂着个“校园十佳诗人”的名号也没有诗人的样子啊！说完我们都都笑了，我蓦地觉得这笑声似乎能够一直蔓延到时间的尽头，终有一天令我流泪不止。我看着 L 干净一如往昔的脸，一年了，他的头发长了些，人也高了许多，他的乒乓球技术一天比一天娴熟，却仍旧学不会在三分线外把那个球准确无误投进篮筐。他的数理化成绩始终坐定前三名不倒，语文却仍是他“致命”的一科。他每天依旧把纯牛奶当纯净水喝，那节他上了一半被班主任无奈地说“你下来吧”的政治课，仍然清晰得仿佛是刚刚发生，它们在夜风中轻轻叫嚣。可不久以后我们就要坐在不同的教室，听不同的老师讲不同的课。我研究我的经济学近代史，他则想着车子停下后受哪些力，加速度为多少。我想，那些春去秋来的日子里曾发生的一切，也许终有一天要倒在铁轨前的草间，无声无息，就像西藏经殿前的香雾迷蒙了我的双眼，我终于看不见。

很多时候记住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只要一种微妙的感觉，我想 L 是能给我这种感觉的，有时候觉得他很孩子气，可是四人一组做实验的时候他独当一面的样子又让我觉得从前的少年如今已经长大。

不知不觉就高三了，走在成长的岔路口。黑板报上写着：转弯时刻。

不久前的一个周日，雨天。学校让我们补填以前的综合素质表，当我写上“高一(15)”那熟悉的三个字时，心里莫名地疼了一下。感觉自己就像个背着单肩包游走在时间旅途的行人，在发现自己爱上途中某个地点



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不得不离开。我并非宿命论者，却深知有些事无可更改。窗外的雨大了起来，毕竟是人秋了。盲目的黑夜渐长，白昼渐短，我看到投影上高一的研究性学习课题组旁的名字一栏里，有L的名字。一瞬间，那些过去的时光似乎一下子就都回来了，清晰，毫发毕现。L干净的面容，熟悉的声音，短发……我蓦地就流泪了。突然发现很多我想抓住的东西，仿佛山谷里的回音，一声一声，我听得一清二楚，可我却带不走它们，它们永远在那里，它们只代表不可变更的过去。山谷里，寒鸦正叫得决绝。

去班主任办公室帮她填表时，她看到了我脸上未干的泪痕，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只是想到高一了一时感触，她说现在不是也很好吗？我说是啊很好。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恍惚看到L穿着白色T恤微笑的样子。也许，能够这样就很好。走出办公室的时候，雨不知几时已经停了，却没有彩虹。我想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在雨后看到彩虹的。

我想起小时候住在乡下的老屋中。老屋的瓦片在阳光下显得历经沧桑，孩子们在不相识的身影边跑来跑去，空气里有灶火的香味。傍晚，袅袅升起的炊烟里总有外公慈祥的爬满皱纹的古铜色脸庞，一笑起来就能看到他满口的假牙，一如既往的和蔼。外公总爱跟我讲故事，并乐此不疲，他坐在藤椅里，椅子发出吱呀呀的响声。旁边的长木凳上放着几把蒲扇。外公的声音似乎是从那种老式留声机中发出的。阳光透过老屋的玻璃天窗洒进屋子，地上有斑驳的光影。阳光洒在外公的脸上，令我感觉外公那张古铜色的脸上写着一首年代久远的古体诗。

离开老屋也已很久，外公的离逝让我终于懂得十二点意味着什么。

他们说世间种种，最后终必成空。成空，也许也是种很好的姿态。

望着远处的天空，我突然觉得军训时初见 L 似乎也是这样蓝而干净的天。教官说向后转，于是我看到站在那里稚气未脱的少年，安静得仿佛枝头白色的花朵，夏天刺目的阳光在那种舒服的气质里败下阵来，散落在地，仿佛流去的时光，种种种种，化作记忆中纷飞的白色蝴蝶。水木年华用他们沙质的声音唱：“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又承受得起岁月的变迁，多少人在你生命中去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会在你身边。”似乎在某个夜色浓重的晚间，新也曾轻轻地这样哼给我听过。那声音在夜里显得苍老，如同深秋踩在铺着满满枯黄落叶的地上，发出“哗——哗——”时间流走的感觉。

在那些云淡风轻的日子

爱上一场夏天的雨

爱上一朵蓝莲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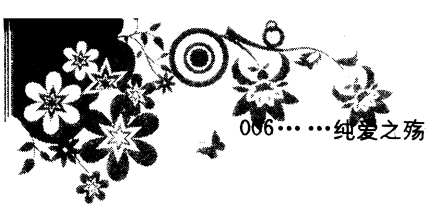
它曾那样灼灼

它曾盛开在

我的冰凉

指尖……

在《伊豆的舞女》里，川岛说，他怕这一分别以后再也无法看到她，可是自己又不能总跟着他们，他只能选择回东京。离开的时候，薰子送给他自己发髻上的梳子。山口百惠饰演的薰子穿着美丽的和服站在岸边，显



得这样单纯美好。她不断地挥手说再见。我想不是会再次相见吧，恐怕是再也不会遇见。“就这样擦身而过，难道是注定的结果？”也许每列火车都有它既定的轨道，向着未来一如既往地前行。一切就像是昆德拉所说，为了告别的聚会。

我记忆的哪边藏得住
这样的过往握不住
单飞的燕子一直都很孤独
钝重的孤独
一直都很无助

我盲目地走在校园里，身边高大的香樟开始落叶，触摸着树皮粗糙的质感，我知道这个夏天终于过去。或许人与人相遇，便是站在两条相交线的交点，之后无论向左还是向右，都只会越来越远。这个世界终归还是很大的。

那些无处投递的故事，就让它们结束于那个初遇一般的天气，而后的秋雨缠绵好似离别，而后的冬雪飘飘扬扬，一直落到时间的尽头。

一切安然无恙。

七幕剧

赵婕斯

第一幕

眼镜：她是那样精致美好，带着甜美幸福的光晕，走进我和蓝汐的眼睛。

我是女孩蓝汐的眼镜，帮她看清这个世界。蓝汐有双清澈明丽的眼，只是那眸光，总是安静而无波澜，鲜少有绚丽明亮的光华。

直到一个女孩的出现，她是那样精致美好，带着甜美幸福的光晕，走进我和蓝汐的眼睛。

她一个人拖着大大的行李箱，却固执地谢绝任何男生的帮助，安静而缓慢地独行。看着她，蓝汐的目光变得莹润，她走过去，示意要帮她一下。

女孩感激地微笑，她们一路走一路渐渐熟识。她是艺术班的新生，高一（7）班林雅然。当她听到蓝汐在一班时，便艳羡地睁大了眼睛。她有小鹿般通透灵的眼睛，瞳仁边缘泛着迷人的微蓝，目光明媚无邪。

我喜欢她的眼睛。我想蓝汐一定也喜欢。

于是，是注定还是巧合，两个来自完全不同世界的女孩，她们走在一起，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第二幕

课桌：他安静的面容在阳光下闪耀，他的身体里，散发出比阳光还明媚的光芒。

高一(1)班教室，靠窗第五张课桌，就是我。

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人坐在我身旁，把书本铺开在我身上，读书写字，甚至吃东西和睡觉。我随着他们轮换座位，到过教室的每一个角落，可是一年后，他们统统都离开。我只是他们眼中无足轻重的一个道具，他们亦不过是我漫长年华里的匆匆过客。而现在我的新主人，他叫林徵绎。

当他伏在我身上睡去时，他安静的面容在阳光下闪耀，他的身体里，散发出比阳光还明媚的光芒。

坐在他前面的女生看见他的时候，我想她一定和我一样，被这温暖震撼了，因为她的眼睛里，慢慢漾出一种琉璃般晶莹的光华。

他是惟一，让我觉得与众不同的男生。

林徵绎有长长的柔软的手指，常在我的桌面上划出些凌乱的字符。

隔着薄薄的白色桌布，可以感觉到，他一笔一画的轻柔婉转。那是个名字吧！属于他心中的女孩，顺着他指尖的纹路，我常勾勒那女孩的模样，该是有明澈眼瞳，温柔笑颜，如他一般，有温暖明媚的光芒。两个幸福的孩子呵。

我感受他的思念。只是那思念，是否太过遥远。

直到有一天，他在我洒满阳光的背上，写下的，是另一个名字。

那名字我如此熟悉，我见过她眼神清亮地对他微笑，见过她略带忐忑地与他说话，见过她坐在他前面，窗边寂寞的背影，亦见过她见他时，眼睛里琉璃般的光芒。

她看他的时候，眼里是有光的。

渐渐，他亦然。

第三幕

娃娃：我会记得，我曾被两个女孩子，紧紧抱着好像全世界最美丽的珍宝。

女孩走进店里的时候，我一眼便注意到她。她有棕色细软的长发和精巧玲珑的眉眼，连我都相形见绌，变成橱窗里不起眼的丑娃娃。可她还是赞叹着我的可爱，抱住我，带我离开。夕阳下我在她的臂弯里穿过长长的街道回到学校，第二天，她又带着我，去往走廊另一头的教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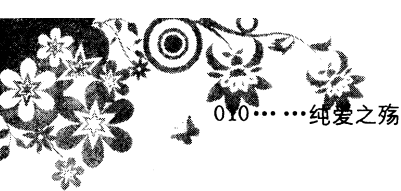
我的手里攥着一张卡片，她用金色的笔写：“蓝汐，生日快乐。From：雅然。”

她把我送给她亲爱的朋友蓝汐。

蓝汐接过我，她抱我那样紧，想要把我融进她的身体里去。她惊讶和欢喜地笑着。蓝汐和雅然，她们有着同样清澈明媚的眼瞳。

有个男生走过来，雅然叫他徵绎，声音无限欢喜。

“你们认识？”蓝汐讶异，雅然璨然微笑。



“我们初中是同学呢。”徵绎的解释，听来却像辩驳。我看见雅然漂亮的眼里一闪而逝的失落，蓝汐的怀抱像桎梏，勒得我快要窒息。

空气里涌动着微妙的情绪。直到雅然笑笑，说声再见离开。蓝汐和徵绎并肩回座位去，蓝汐就坐在徵绎前面，都是窗边阳光灿烂的位置。

“你今天过生日？”徵绎指着我手中的卡片，问。

蓝汐点点头。“那……生日快乐！礼物改天补给你好么？”男生略带歉意地微笑，女孩唇角轻轻弯起，微微垂下眼帘。脸颊蓦地燃烧。

我无声地看着他们，在丰沛的阳光下，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美好。可我知道雅然一定就在门外看着他们，紧咬嘴唇，眼角晶莹闪烁。但是我无法回头。我只是个娃娃。

尽管，我会记得，我曾被两个女孩子，紧紧抱着好像全世界最美丽的珍宝。

第四幕

草算本：我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濡湿的纸页，还保存着她的悲伤。

突然听到林雅然的名字，吸引过我的注意力。

“请问林雅然在吗？我是蓝汐，把上次借的碟还她。”门口叫做蓝汐的女孩挥着手中的CD，是雅然极爱的那张 *Little Earthquake*。

“哦，她不在。她座位在那边，你放过去吧。”女孩朝我走过来，把碟放

在我旁边。转身的时候，她的视线，猛然落在我张开的纸页上。

水蓝色娟秀笔迹，是雅然课上随手写下的字句。

“你说过的，我们都姓林，我们在一起，就是彼此的森林。”

女孩蓝汐的目光凝固在我身上。她轻轻地，略带颤抖，向前翻去。

她看到的，是雅然做题间隙记录的片言只语。用笔尖的蓝色轻柔抚摸，关于她的他，每一点心绪牵动。

“从走廊的这一端和那一端的教室看出去，风景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只是于我而言，你是永恒而惟一存在的景致。”

“今天开学，你不能来接我。我一个人拖着箱子，不要任何男生帮忙。因为无人能代替你，帮我拖箱子走在我身旁。一刻都不可以。”

“七月一日，从考场出来，我们去了海边。你牵我的手走过长长的海岸线，多希望就这样一直走到时间的尽头。”

……

蓝汐慢慢翻着。她是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吧，但又在明显地犹豫着，害怕看到那个已然明显的答案。

“徵绎，他是我的旨意。我生命的全部意义。”

有晶莹的液体沿着她的眼角蜿蜒而出，她佯作镇定地擦去，指尖沾着冰凉的泪水，将我的纸页，翻回最初的样子。

泪水浸过纸页边缘。那样冷。

我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濡湿的纸页，还保存着她的悲伤。